



刊前絮语

留念与迎新

◎王慧

今天恰逢农历十月初一，寒衣节。说实话，在我接手编辑“人文齐鲁”之前，我还真不怎么知道民间有这么个节日。跟省民俗学会的专家们聊天知道，寒衣节乃民间“三大鬼节”之一，清明、七月十五(中元节)和十月初一。很多地方过十月一相当隆重。因为此时霜降已过，寒冬将至，老百姓上坟除了像清明节、中元节那样洒扫祭奉之外，还要特别奉上寒衣，鬼也会冷，地下的亲人冬天也要穿棉衣啊！

今年以来，我们已经做了二月二、清明、端午、中元节、中秋节等数个民间节日专题，作为编辑的我也从中了解到各种以前所不知道的地方民俗，深感有些节日虽然没落了，但它根植于民间的文化生命力还在，只需细心挖掘保护，它还会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。所有的节日都是一种亲情和文化精神的寄托，保护这些节日，就是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。

《寻访胶东半岛最后的制陶者》讲述了胶东半岛最东端荣成市一位73岁的制陶老人王善本的制陶史。制陶本是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门手艺，陶罐、陶盆都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用具，但如今王善本老人成了当地方圆几十里唯一从事这门手艺的老工匠。从他身上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制陶这门手艺的兴衰，也能感受到工业化生产对民间手工艺的逼迫。不锈钢、塑料制品的确比陶器轻巧耐用，但是从泥土烧化而来的陶器却另外有一种生命力。用陶制的“饭撑子”埯地瓜，地瓜易熟且清香味正；用陶制的药吊子煎药，药力强不走味儿；用陶盆养花保墒好，作物根系生长快。在《柘沟，陶魂兮归来》一文中，作者不仅讲述了大舜在泗水之滨制陶的历史传说，也谈到了陶艺的创新精神。舜改革了制陶工艺被记入了史册，而今天的制陶人如果想挽救这门技术，也只有通过创新。

从王善本老人远销韩国的陶器身上不难得出结论，陶器永远不会退出我们的生活。几千年的工艺流传到现在，其生命力已无需言表，只是如何让它在我们这代人手里焕发新的活力，是一个值得民间和政府共同探讨的话题。

□编辑：王慧 □美编：罗强

稿件及图片发至：wanghui3050@126.com  
精神家园。如果你热爱齐鲁文化，如果你热爱这发展脉络，挖掘的是人文，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●人文齐鲁，寻觅的是过去，观照的是今日之

# 寻访胶东半岛最后的制陶者

陶盆、陶罐、陶缸、陶烟囱、陶花盆……对乡村四五十岁以上的人来说，这些盆盆罐罐还留在记忆中。这些烧制的陶器用具，曾经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、不可或缺。如今，随着瓷器用品、塑料制品等的兴起，陶类制品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作为民间的一门技艺——烧制陶器，也被人们遗忘。

□姜卫成

在胶东半岛最东端的荣成市，73岁的王善本老汉还在从事着这项古老的技艺，他是方圆几十里最后的一个烧陶艺人。在斥山街道办事处北窑村王善本老汉的作坊中，我们见到了他——一位有着近60年烧制陶器经历的老汉。王善本的背已经驼了，但身体很好，说起陶器烧制，老人拉开了话题。

## 40 多年前家家户户都有陶器

北窑村与相邻的南窑村原先是一个村子，明朝万历年间建村，初姓是村里的大姓，当时主要是以烧窑为业，所以又称窑上初家。

村中有条河，河南是初姓，河北是王姓。本来两姓相安无事，后来因为烧窑闹了矛盾，官司打到了文登县衙（当时此村属文登县管辖），县府也无法判定孰是孰非，最后就来了和稀泥的判决：以河为界，分作两村。两村也一直靠烧窑制陶为生。所以在当地民间也就有了“南北窑捏泥罐”的说法。

陶器是一种质地较粗、具有吸水性且不透明的黏土制品。烧制陶器在我国有几千年的历史。从成色上分，陶器分红、灰、白、黑（青）、彩绘、釉陶等，而最常见的就是黑陶和红陶，胶东半岛大都烧黑陶。

几千年来，陶器一直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伴随一代一代的人走过了昨天。四十多年前，在农村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有陶器。因为它都是用泥土烧制，所以民间都叫它泥盆、泥罐、泥瓮子。别看这些粗糙的器具，生活中可离不开它们：盖房子要用泥烟囱、泥脊瓦，日常生活中的泥碗、泥缸、泥花盆，煎药用的药吊子、挑尿用的泥瓮子……这些陶器在生活中又有着一些其他器具所不具备的功能：用陶制花盆育花，性能优于陶瓷花盆，因为陶制花盆吸水性好，保墒好，作物根系生长快，所以一些养花人至今还青睐陶盆。用陶制的民间俗称“饭撑子”的器具埯地瓜，地瓜易熟且清香味正。用陶制的药吊子煎药，药力强不走味儿。

## 烧陶曾是门吃香的手艺



王善本老汉是当地方圆几十里最后的一个烧陶艺人。



如今，制作的陶器远销海外让王善本老人颇感自豪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，制陶烧陶在乡间是让人十分眼热的手艺活儿。王善本老人说，他从十四五岁开始就在村里学艺，那时村里有十几眼窑，生产的品种也多，有三五百斤的大酒缸，也有咸菜缸、茶壶、酒壶等。因为制陶烧陶很苦，并且那时在制作陶坯时没有任何模具，全凭自己去琢磨想象，锻炼手上的功夫，既需要力气，又需要智慧。通常跟师傅学习六七年，才能够独立操作。

人民公社时期，王善本就在村里工作。最初他们挣工分，按成品出窑率折工分，每年的收入比在生产队里劳动的壮劳力强。后来农村实行责任制之后，人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，陶器市场也越来越不景气，村里的陶窑逐渐减少，从事陶器制作的人员也都转行了。村里就将陶器作坊包给他们几个人，每年交少量的租金，自负盈亏。这时村里只有王善本和三四户上了岁数的老人在做陶器，一排旧瓦房分开几个房间就是他们的作坊，一眼窑和一口水井为几家共用。前两年，另外几家也相继退出了制陶烧陶这一行，将一些家当转给了王善本，王善本也就成了方圆几十里唯一一个还在从事制陶烧陶的人。他的家人也都劝他，现在市场又不好，你岁数又大了，何必去遭这个罪。但是他认为，自己烧制了一辈子的陶，丢下难免可惜。再说，现在毕竟还有人用陶器呀，他还坚守着这份工作。

## 制作陶坯是个复杂活

一件陶制品从制作到成型要经过若干道工序，一般都是择泥、踩泥、制坯、印花、阴干、装窑、煨烧等，最短也得两个月的时间。制作陶器的原料是那种黏性很强的黄土。将黄土挖出晒干后，剔除小沙砾等杂物，加水后开始揉，以前都是人力用脚反复踩揉，不但人累得气喘吁吁，有时还出现夹生现象。后来，王善本自己发明了拌泥机。它是一种类似于和面机的机械，有了它，自然省却了很多人力，原料也更均匀。拌好后的原料泥用手要能握成型，水分过少或过多，都能使陶坯定不住型，所以必须边加水边观察，然后将泥土囤积好，用塑料纸遮盖严实，防止风干，一般一次备的料能够做满一个窑。

烧窑前，如果有晴好天气，要将干透的陶坯拿出来晾晒，然后开始装窑。装窑要有丰富的经验，合理利用窑中的每一寸空间。一般程序是最底层将烟囱竖起来放，然后是花盆，花盆大盆套中盆、中盆套小盆，一层层直至窑顶。这中间还夹以脊瓦、饭撑子等陶坯，除留火路外，其他地方不留任何死角。

王善本的这个窑是个中型窑，一次可装大小不同的各种陶坯1000多件。我们到窑顶上看了一下，在窑顶中间有一个直径60厘米左右的通气孔，在窑的后部左右两角分别是一个5寸左右见方的烟道。封窑点火后，陶坯受热产生

的蒸汽从排气孔中排出，五六个钟头后，蒸汽基本排净，便将通气孔封死。这样由火膛进入的火焰，经火道和火孔到达窑内，使火焰在窑内均匀。浓烟在窑内停留，可通过化学作用慢慢将陶坯渗碳，最终形成黑陶。

烧一次窑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，烧窑的材料一般都用木柴，一次需木柴1000多公斤。松木柴是最佳选择，但是近年来封山育林，松木柴减少，只能改烧其他木柴和煤。

烧窑时要对出现的各种情况保持极高的敏锐度，时刻了解火焰在窑内的分布情况，不会因一时的温度升降而过度兴奋或紧张。王善本介绍：当初师傅告诉他，要时刻不停地观察火势，火苗的颜色如果像太阳那样，就说明温度过高，火苗的颜色要烧成满月时月亮那种颜色，才算正常。烧窑要一气呵成，决不能让温度忽高忽低，温度要控制在800℃—1000℃之间，要时刻掌握升降温的速度，注意粗大与细小木柴的搭配。烧火是非常重要的，时刻不能离人。一般都是家里人轮流着看火，时刻添柴，保持火焰的稳定性。如果火候掌握不好，则会出废品。烧窑时还特别怕进风，如果风吹进窑门，窑火被风吹得乱窜，通常就烧不成功，称为“废窑”。所以一些窑主在窑门口搭建一间简易房屋，最主要就是用来防风。

## 老陶匠的无奈与自豪

窑烧完后，还要将其焖一天一夜，这也是陶器在窑中慢慢渗碳的过程。下一步就是出窑了。

一件普通的陶器，目前市场上的价格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，每窑陶器的毛收入约五六千元，去除2000元左右的柴钱，利润所剩无几。制作一窑陶器大约需要两个半月，每天实际收入四五十元，好在都是自己动手，不需要多少开支。每次出窑的陶器，王善本都批发给附近的商贩，由于市场需求的萎缩，商贩每次也就拿几十件花盆、几节烟囱、几个盆，使用这些陶器的也只局限于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。陶盆在农村的一个特殊用途，就是家中有老人去世，用来烧香纸，称香纸盆子。在出殡时把香纸盆子摔碎，据说香纸盆子是死者的锅，必须摔得粉碎，死者才能在阴间使用。王善本的窑成了方圆几十里唯一的供货点，街坊邻居说，如果王善本不再烧窑，要用陶器，只能到西县（文登县以西）去找了。

王善本的儿子只在闲时来作坊制作陶器，装窑、烧窑、出窑时，他也会来帮父亲的忙，至于继承衣钵，他没这个打算。这一点，王善本没有强求，他知道，也许用不了几年，烧陶这个行业将会被社会淘汰。

不过，王善本也有感到自豪的时候。去年，一家大的花卉园艺场在他这里一次就定购了几百个花盆，并且又定制了一些新的样式。南方一家客户辗转胶东半岛，最终在他这里定做了一些蜡烛台、兰花盆等陶器。韩国一家老板慕名而来，又定制了一些特殊陶器，他的产品漂洋过海，成为家乡的骄傲。

